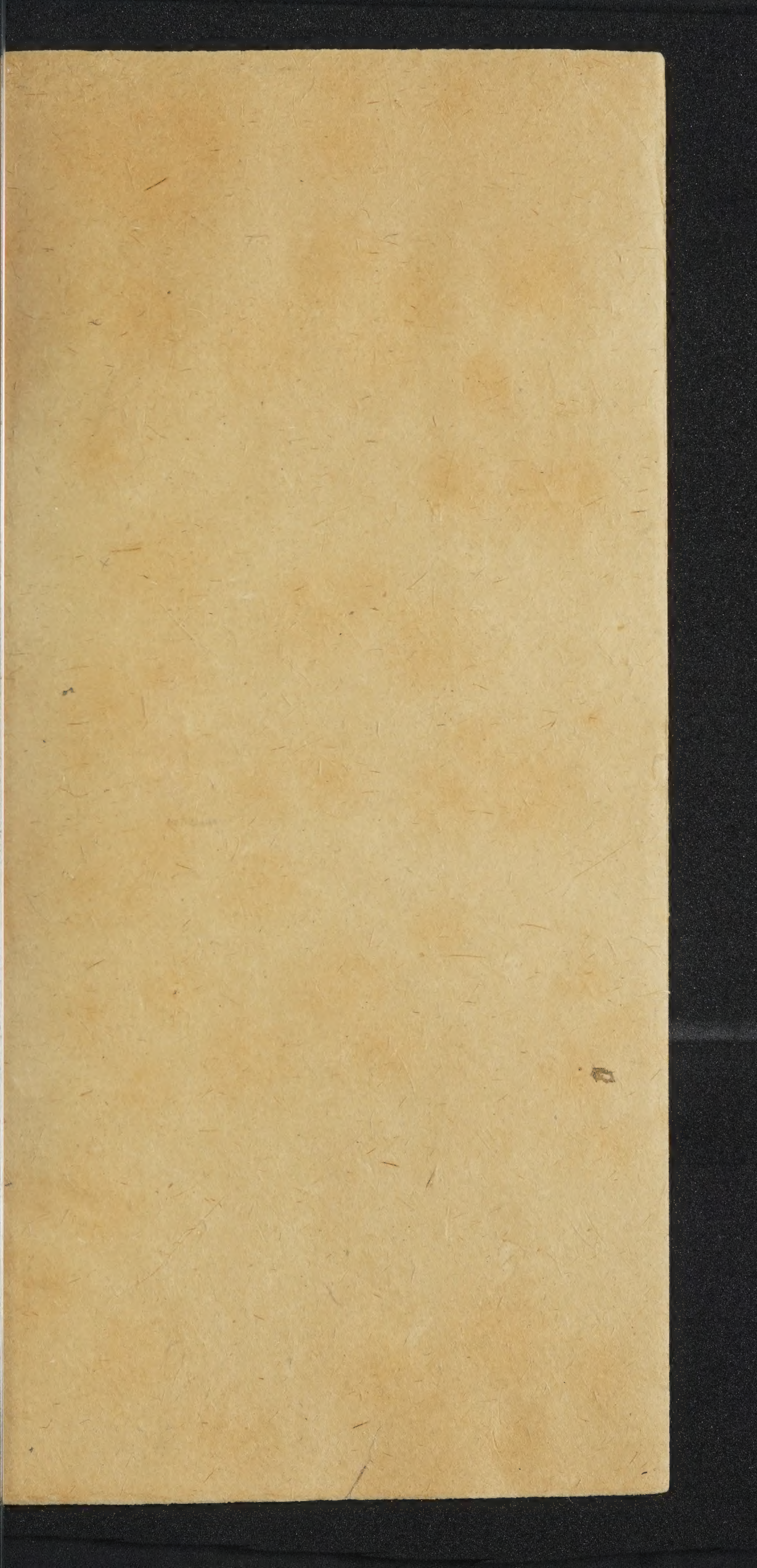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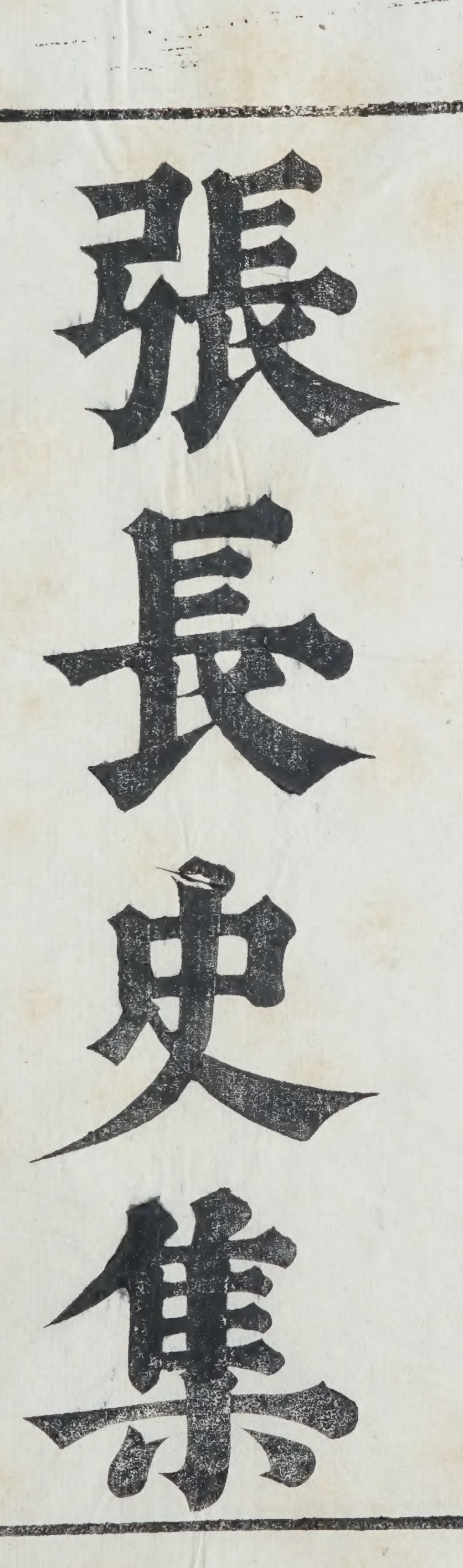
第六十一册

齊

張長史

孔詹事





張長史集

張長史集題詞

吳郡張氏之盛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字思光孔德璋所謂外兄張長史也張氏世理音辭修儀範思光獨詭越驚人似一狂士然孝親敬嫂感德重義人倫之際何亹亹也

自序文章云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後有狀者不如其善自狀也海賦文辭詭激欲前無木華雖體致未諧藩籬已判傳詩絶少落落如之白雲清風孤臺明月想見其人通源定本直謂百聖同揆本末無異周子長辨倒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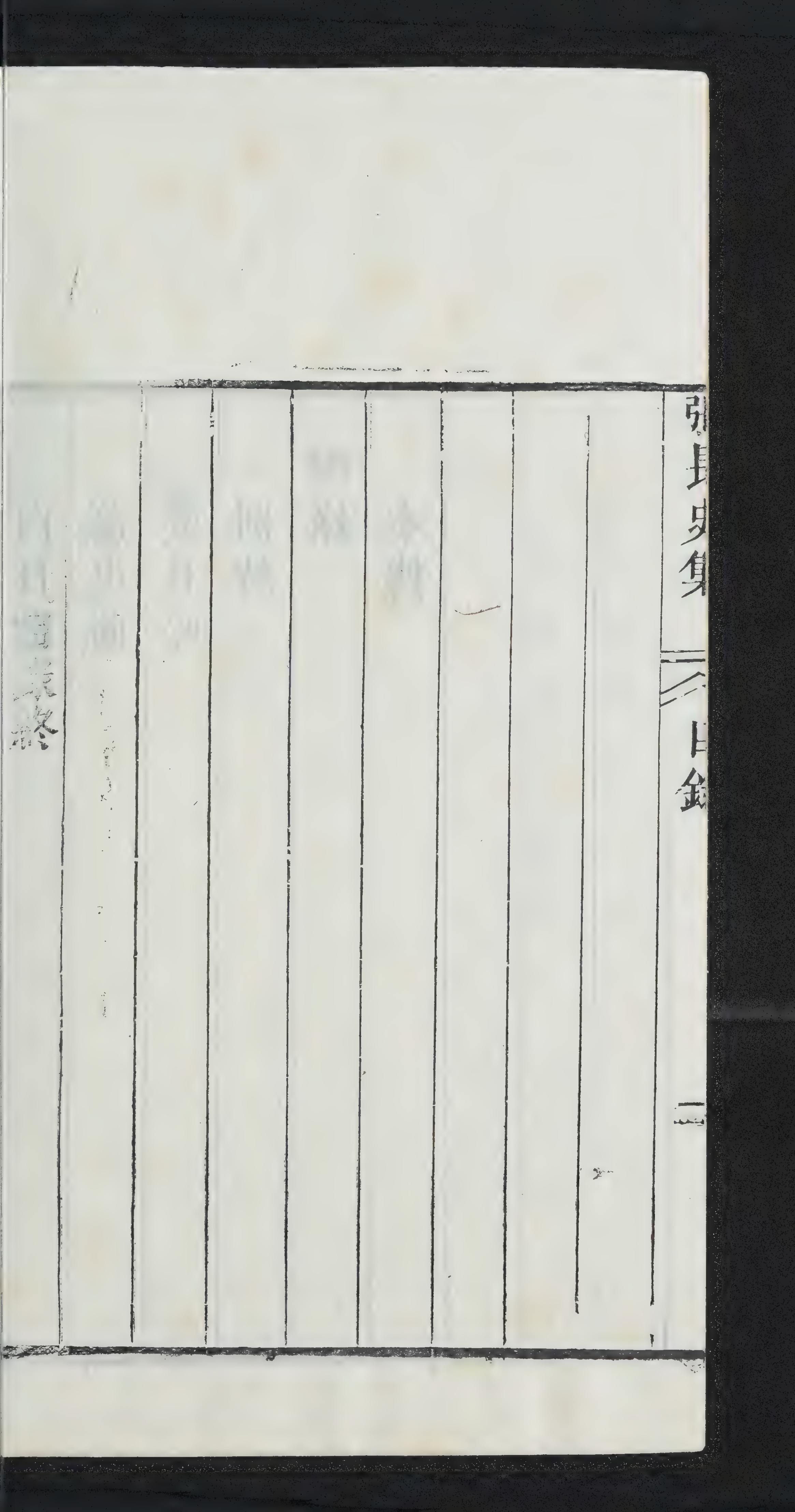
乃已彼生平談論總無師法白日發
歌鴻飛起悟孤神獨逸窺其意好似
慕北海與之同名然謂天下有兩融
又掉頭不受也獠賊厲刃高詠洛生
浮海大風乾魚寄傲天子賜衣尚書
趍拜曾何足慕具此天性固思光文

字所由出乎

婁東張溥題

南齊張長史集目錄

答周顒書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
論
門論
序
問律自序
誡
臨卒戒子
詩



目錄終

齊張長史集卷全

齊　張融思光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

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
賦之焉、當其濟與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
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
山爲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
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
漢、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擬
䨻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增於活長風
以舉波、瀄音郭天地而爲勢、瀊音盭澤于及湆音沓洽、音合
來往相䒀、䨻合、汩子突深音突潚於渤渤、窣紆狀石成窟、西

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爲渣、(在牙)濩濼(音藥)潣(音門)潬湆(於官)⿰氵和(於和)碨(於磊)廱、渤(非勃)淬(音卒)淪(音崙)澊(音尊)瀾淩壟嵷、(子)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氵卷(於員)漣涴(於卯)瀨、(於嬾)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幽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蕩潏、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茗

茗蔕蔕、窅窅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
西界、茫沆（于剛）汴河、汨（于突）䃶（于磊）漫（無官）桓旁踞委岳、
横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嵂（呂兀）磂（音窟）崊（呂今）
嶔、欽架石相陰、陰嶺（徒罪）陒陒、横出旁人、嵬嵬（支罪）
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横、岫形參錯、或如
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
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浲
（許江）湝湝、（許百）漈（子曷）巖栢（芬百）嶺、鰨山磈石、汙灣（于各）濩
（音寒）況、（于朗）硠（於磊）泱（於朗）漯河、（音阿）流柴磹（五感反）岈、（五窟）頓

浪㑆皮碆（音降）硣（音交）硄（音江）折、嶺挫峯窂、浪硠（音郎）棓

朋山相磕、（音合）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

地相磕、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

兎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

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

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瑝光而交綵、接玉繩

以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容長雲、高河滅景、萬

里無文、山門幽暧、岫戶葐蒀、九天相掩、王地交

氛汪汪、橫橫、（音皇）沆沆（于剛）浩浩、（音害）淬、（灖潰）潰大人之

表泱於朗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横門産魚則何𩼯音羅鱅音容鮨音詣鯡音非魜音人鰈音果鯖音滑哄日吐霞吞河潄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㘊於月噫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蜓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瞷矣簡睔矣觥煥七曜之文蟕蠵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緑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紛洗文若

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蕢、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礙（去紺）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礴（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眄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

牛、鯢龍趠貪教而不遠、舟人未及復其喘、巳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立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竝翰翻羣、飛闊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寬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鯑渚、鏡河色於鮑、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

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神輕羽以衣風、逸立裾

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驪蓬莢

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過日以飛柯、嶺囘峯

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

眞、若乃幽崖㟐（於夾）陋（倉夾）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

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糅綱

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礉（去角）崖、

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駭氣以

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歛聲、

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鏊、珠峋珦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纈、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于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貟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

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咭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

箋

與豫章王嶷箋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執喪事。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時嶷爲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上嶷、嶷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一。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冕。旣申私禮、繫以

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穌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

書

與從叔丞書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巳倫。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

與從弟瓌書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答周顒書 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没平生所困橫馗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

本乎、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藹。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甯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干何而可得。今既靜而

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倡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數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鳬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贊、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

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
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
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鶩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
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靡寂然以湛其神遂通
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陸
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
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
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
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

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

道佛兩殊、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本、巳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曰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槃、儒墨閒闇、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鬭。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飛。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

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

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滙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顗重答張長史書 并重問

周顗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

亦言之未已也輙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
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
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
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
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
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
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
鄙論所謂取捨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

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徵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

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池
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
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
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
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
拂一舉形上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
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
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
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

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尚然則愧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甯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

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
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
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
期周之間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
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
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贍餘慮惟足下其
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皀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

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此正復是目
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
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間曰
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
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
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皃乜
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
情無存老蹟旨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
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

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淞文可

見矣將淞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淞於德篇而

遇之也若兩無所淞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

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

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

自鹿巾之室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

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

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卽色圖空

則法性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諧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鬪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融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

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

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

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

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

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

本多暇幸惠餘音弘明集釋僧祐云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

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畧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寓海鹽納妻半年

捨家任與皇寺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融與顒書稱之、

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

斯之志、大矣遠矣、

論

門論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輙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畱幾氣。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并問 顒於鍾山立山茨精舍

與張融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曆言耳途軌乖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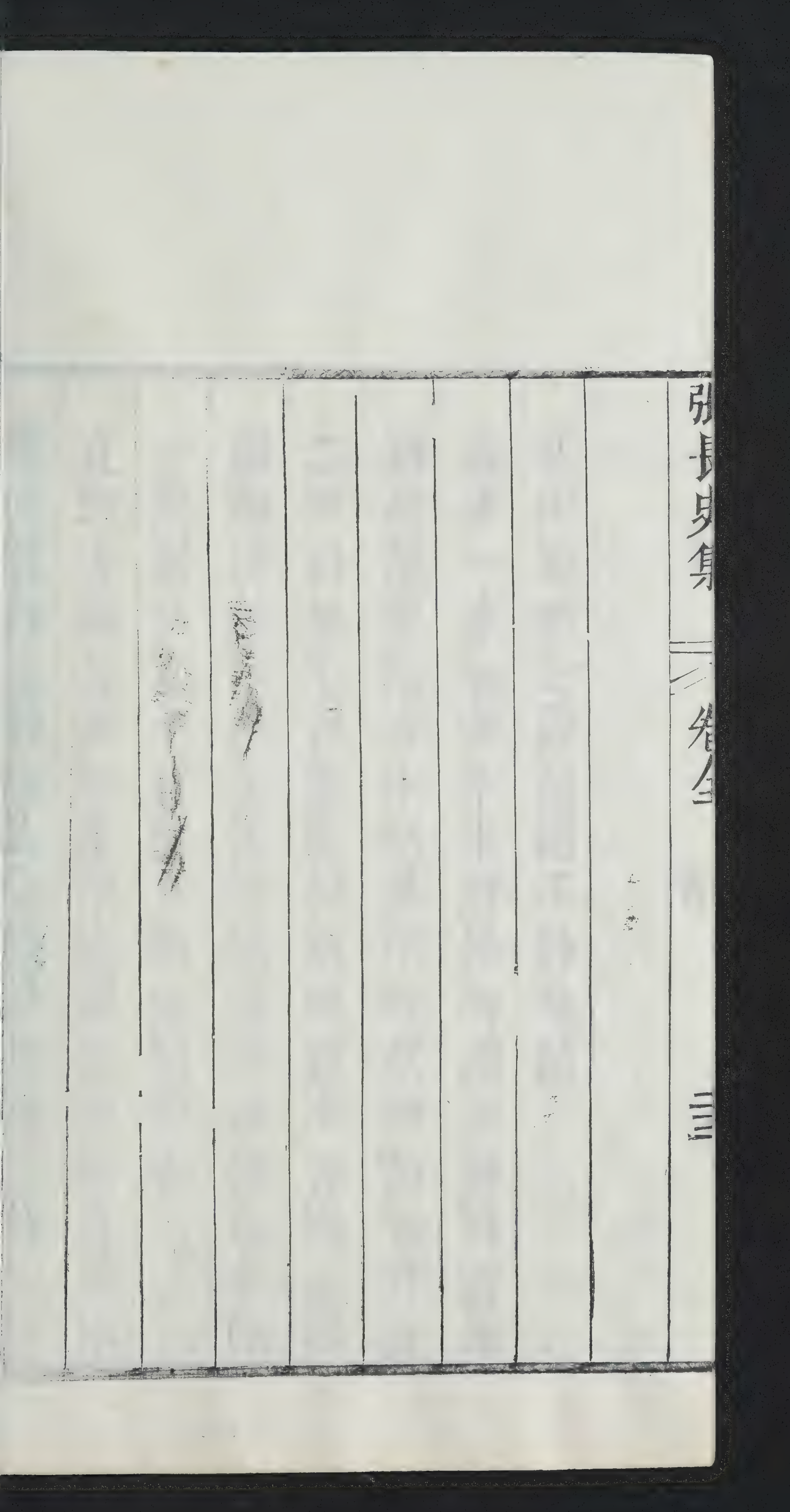
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
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
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
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
則同感而遂通逹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
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
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
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

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
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
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
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
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
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
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
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

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凫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閒闇從

來何評苟合源其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
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
一無譴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
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
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
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
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凉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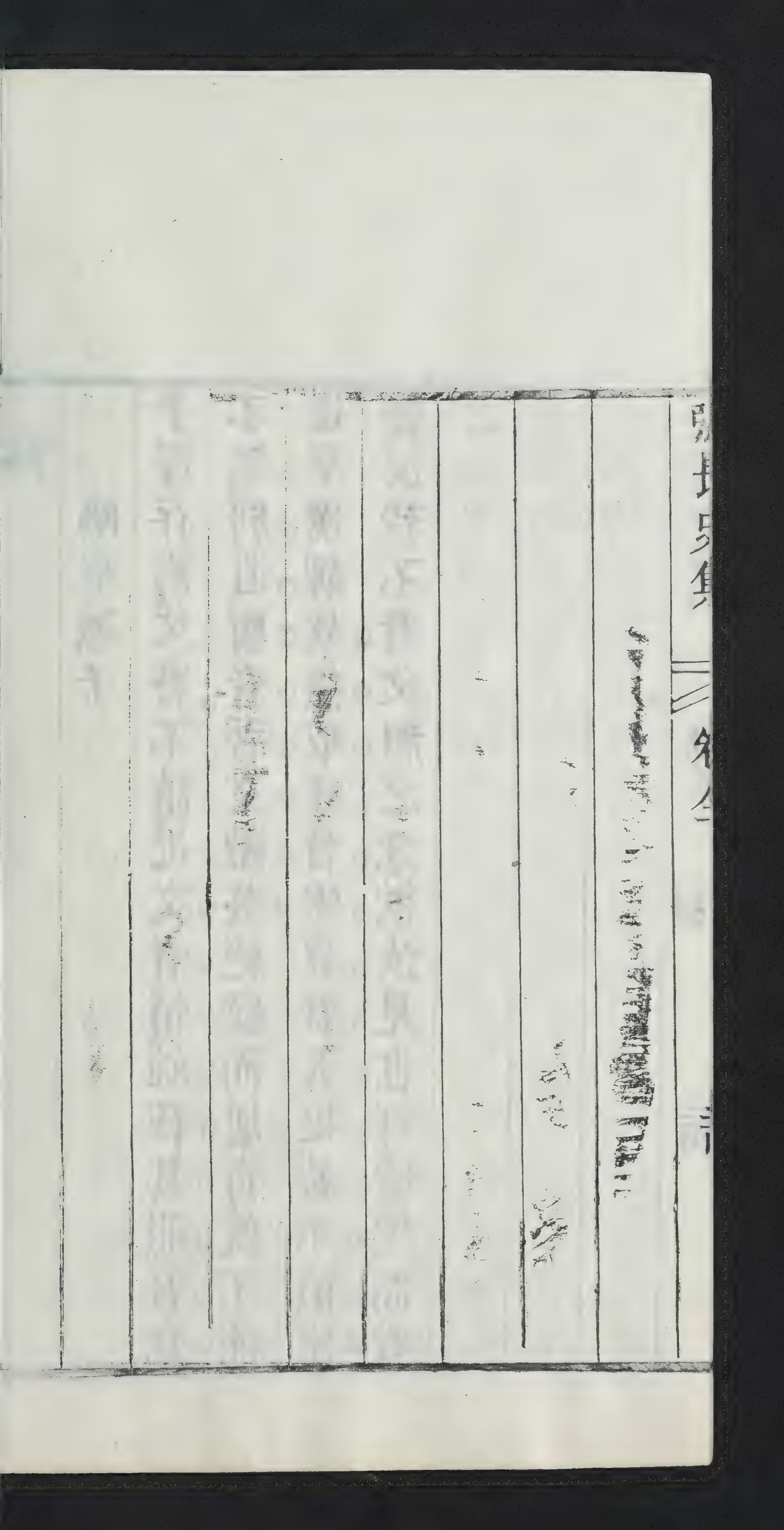
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沭。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戍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

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綱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誡

臨卒誡子

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絶變而屢奇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荅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詩

白日歌

序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而彼日月不能不謝。固知無準。衰爲盛之終。盛爲衰之始。故爲白日歌

白日白日、舒天昭暉、數窮則盡、盛滿則衰、

蕭史曲

引響猶天外吟聲似地中戴勝噪落景、龍歎清霄風、

憂且吟

鳴琴當春夜、春夜當鳴琴、羈人不及樂。何似千里心。

別詩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本傳

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幷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儭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險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

不動方作洛生詠賦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鋪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與融兄有恩好覬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

郎不就改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
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
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
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勔戰
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勔見從又俗人忌以正
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
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
暢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將爲王立諫所殺
時立諫子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

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竝以理音辭。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

誠乃素懷有本。奕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幷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不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

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歐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戸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鎭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

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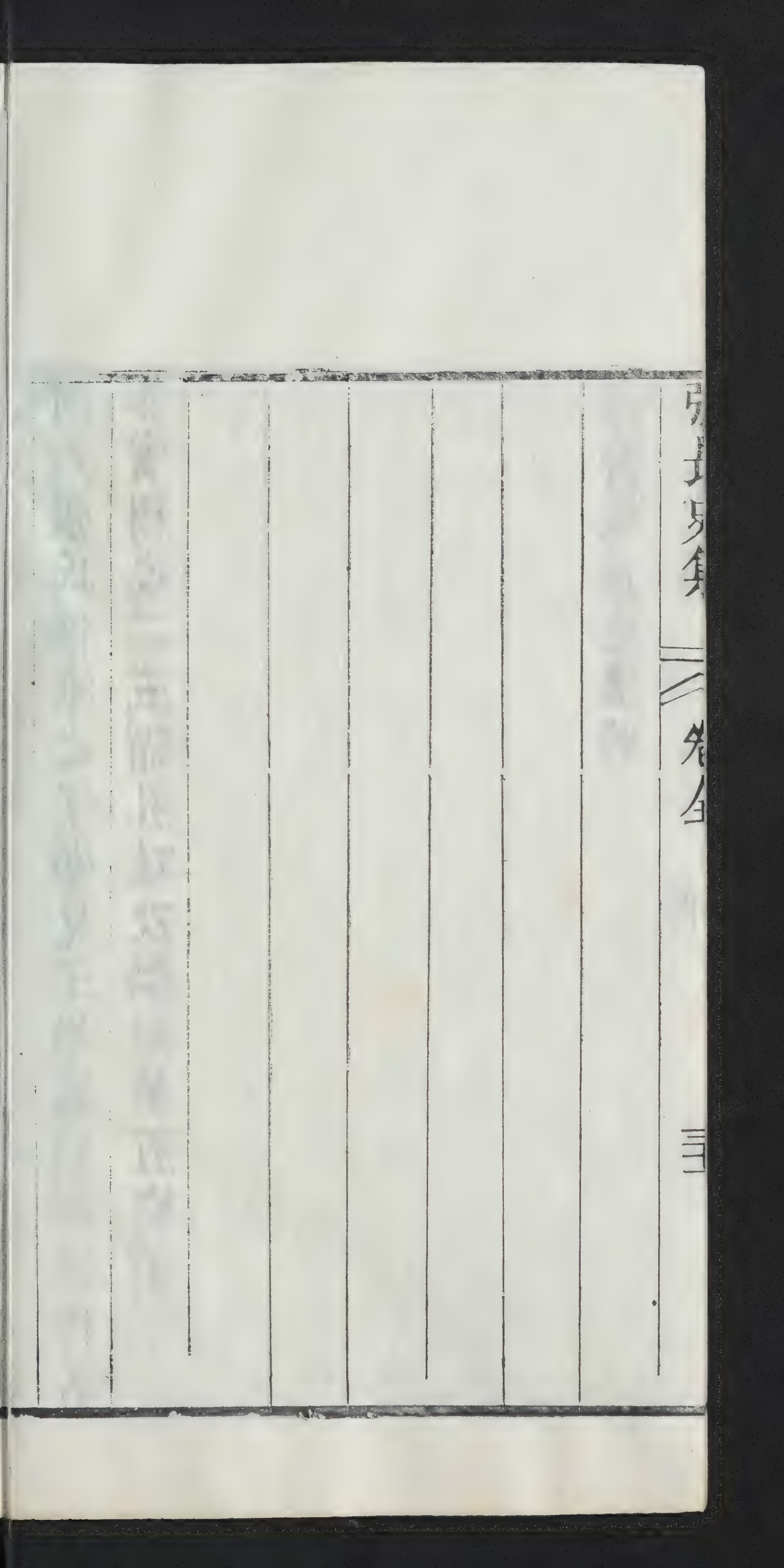
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曁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

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甍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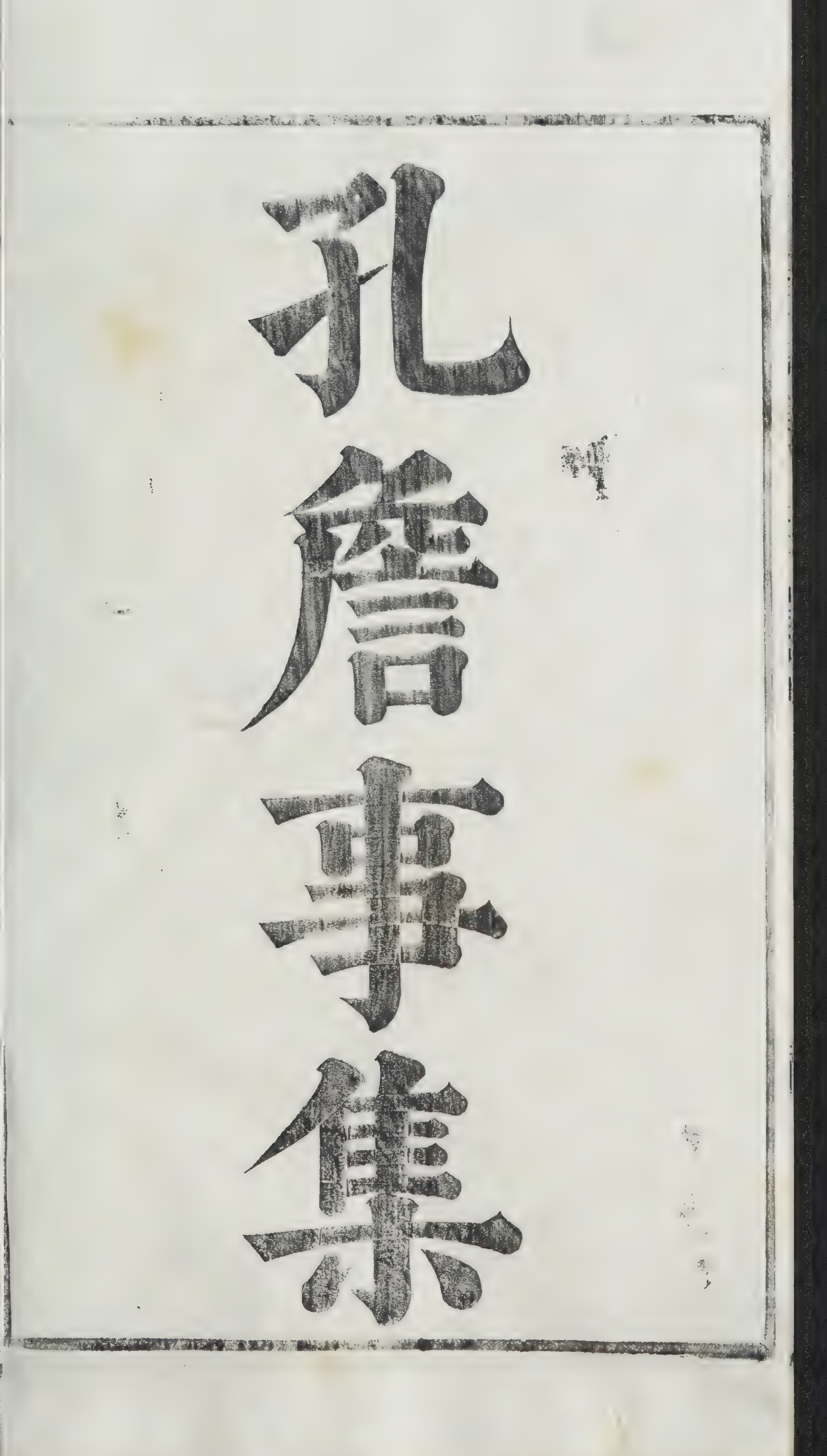
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融立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集融弟鐵之舍、

黠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
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
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寶積

南齊張長史集終







孔詹事集

孔詹事集題詞

孔靈產立館禹井山事道精篤而齊高輔政竟以術數登榮位來羽扇素几之贈子珪宅營山水草萊不翦而彈文表奏盛行朝廷父子出處間何相似也汝南周顒結舍鍾嶺後出爲

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珪代山
移文絕之昭明取入選中比攷孔周
二傳俱不載此事豈調笑之言無關
紀錄如嵇康於山濤徒有其書交未
嘗絕也末世網密刑罰無章再三申
論求定一律魏虜連侵國疲征討表

請通和孔公之言無非近仁者大致
捄民息物而已周妻何肉精進未遠
豈僅讖草堂之衣裳傲僕射之鼓吹
自命清踈哉張融令終淩雲一笑孔
珪臥疾不免舉牀瞑含之際遇或嗛
嗛其爲無累則同也

婁東張溥題

南齊孔詹事集目錄

表

奏

南齊孔詹事集目錄終

南齊孔詹事集卷全

齊　孔稚珪德璋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表

上新定法律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

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穨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愼罰之典、勑臣與公卿八座共删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

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甯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識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横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

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珉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典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餘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內
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
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
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
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
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
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
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
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

勸士流。

陳通和之策表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籌略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一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搉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甯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蠭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横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甲辭厚禮。寒山無靄。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

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

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未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好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侵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甯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

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覲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爲任者。甯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

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東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和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慊闕。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撿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

佐佚岳、敢肆聱直伏奏千里、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捕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擧、臣亦何斯、而敢參昌也、

爲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

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綰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釰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摐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啟黃扉而爕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薦杜京產表

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

張融表薦京產不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舍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得。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慾。蔴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品谷含懽。薜蘿起忭矣。

奏

奏王奐罪

奐輒殺甯蠻長史劉興祖世祖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遂殺之、

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楗蒼黶、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

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與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伏身三十人來稱救、錄與祖付獄、安定郡鑾、先在郡贓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卽牒啓奐、不問與祖、後執錄奐、仍令鑾領伏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柈子中。出寄報家。道無罪。今啟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奐駐與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

是非皆干豫扇構容除與祖、又云與祖家餉糜
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與
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
奐治著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
奐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於獄自經死、尸
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黶、
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
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
同狀、與與祖在獄嫌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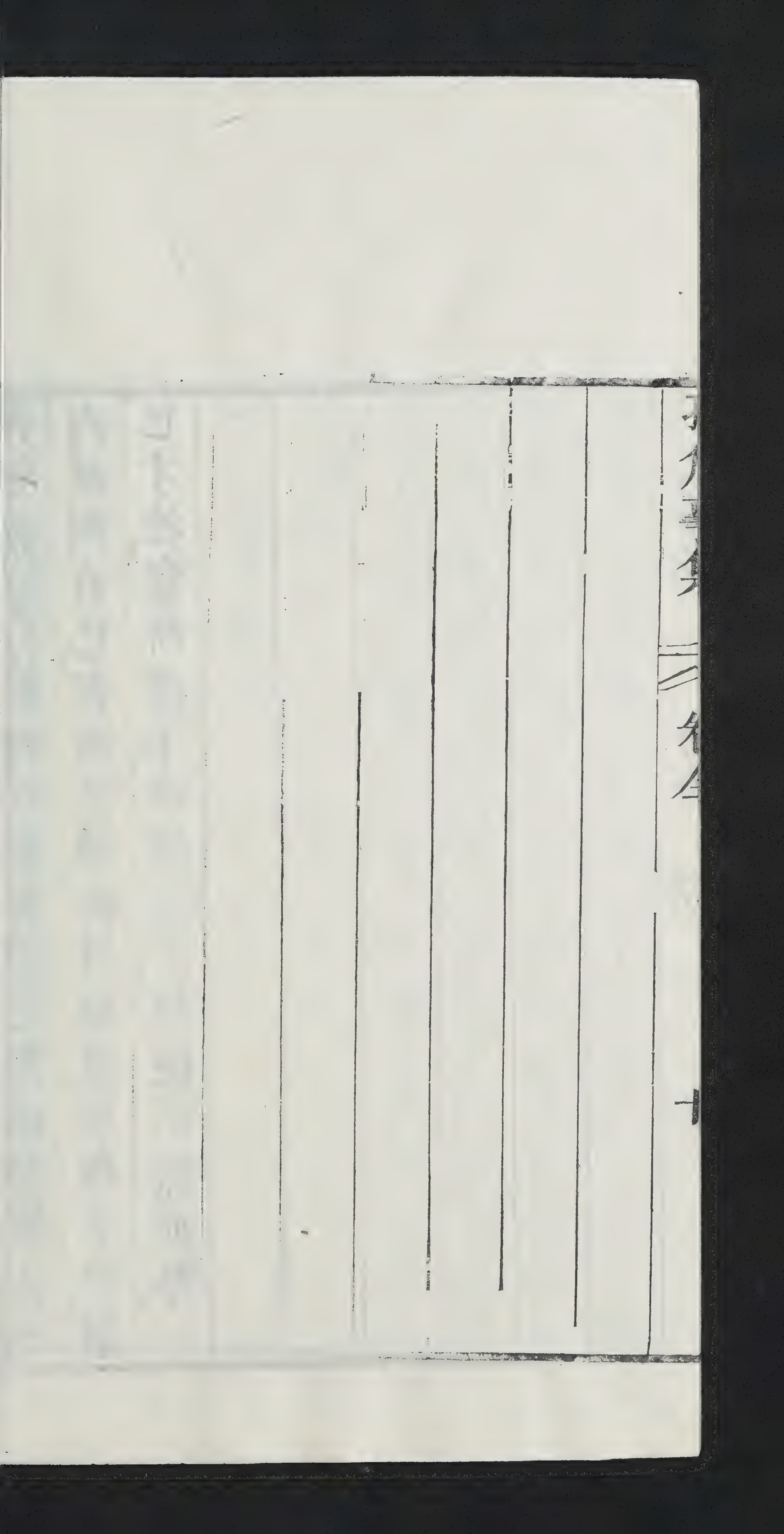
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救以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死、推理撿迹灼然矯假尋勑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鎭、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

奏王融罪

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

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假源據答、



啓

謝賜生荔枝啓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觀、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藝文類聚　藝文此下云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瑗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篲、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張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啟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旣脫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爲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爲稚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緣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答蕭司徒書

稚珪啓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盡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絶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

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况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淸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輿億品宣立言雖願違心不

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

勝踴躍之至謹啟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槖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

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巳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目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娹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

啟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

恭自懼謹啟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斅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碑

玄館碑

夫朋白兎而侶青鳥、啟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爲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禀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闕山鷟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閶闔。

啟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
恭自懼謹啟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
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
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斅而學者則
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
二、

玄館碑

夫朋自兎而侶青鳥、啟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爲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禀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闕山鷰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閶闔。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迹可覩、葢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寘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歘寶遏日。折石橫波。飛湏突雲。奔湍悬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泄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

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飆透無底、徒侶判其氷碎。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闢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鼓玉京、絕封萬古。乃旣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illegible]

移文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谷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攖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繇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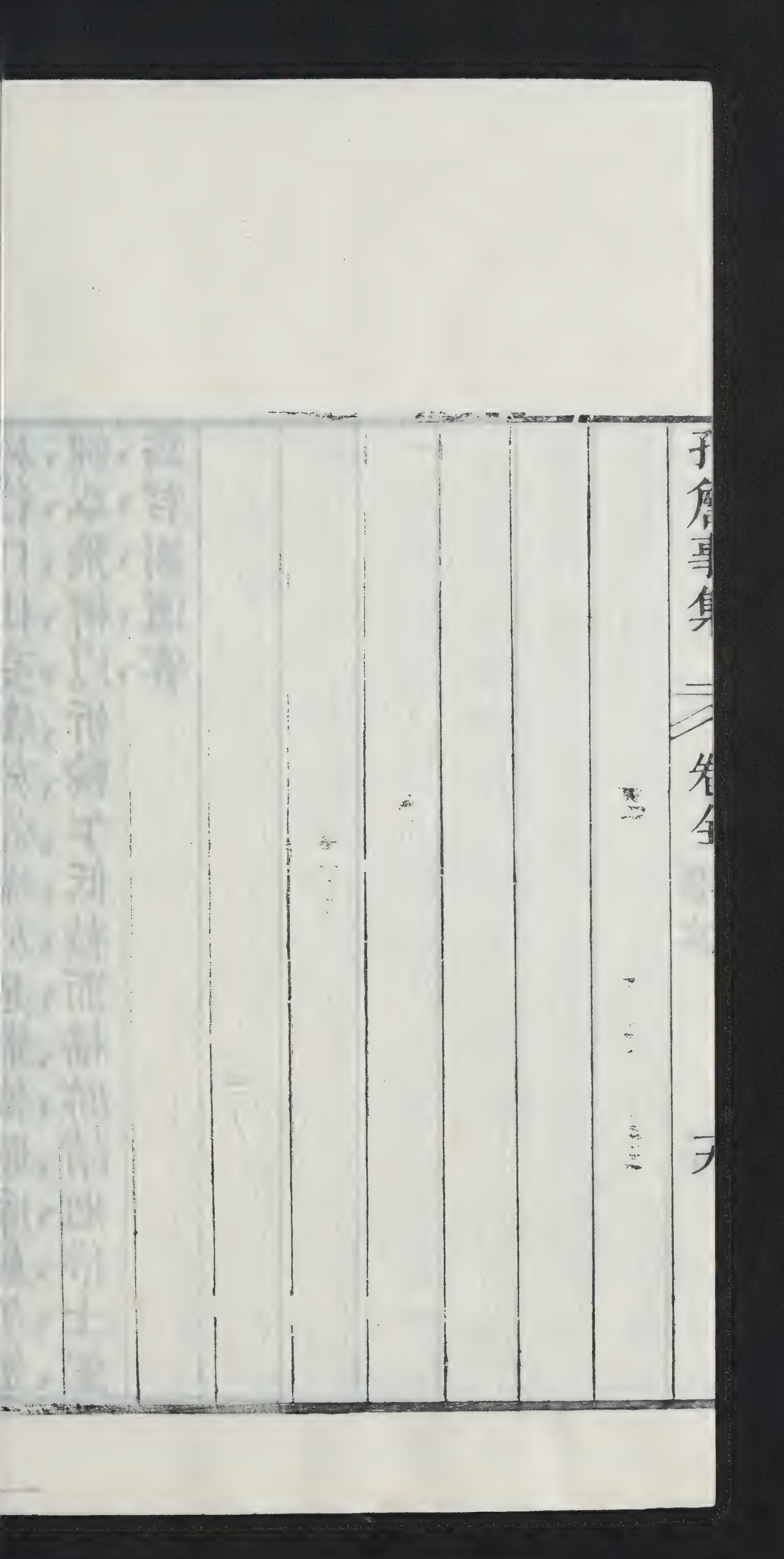
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
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
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
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飇入

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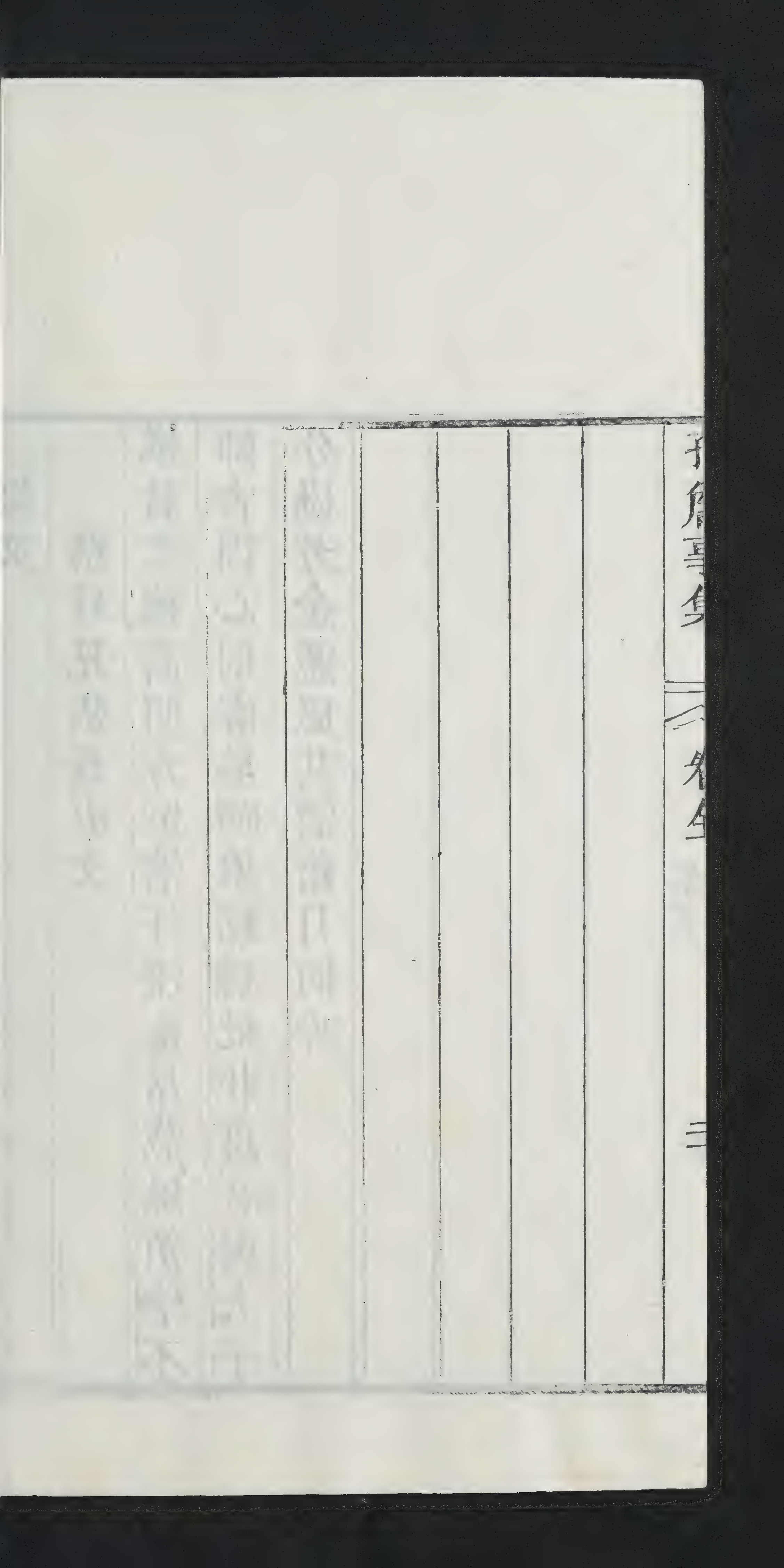
爲君謝逋客



祭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膚、筌蹄象繇、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吟、



白馬篇二首

驥子蹋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鬭猛氣、怒髮爲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劍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嘗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

須甲第成、當今丈夫志、獨爲上古英、
白馬金具裝、横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衞羽
林郎、文犀六屬鎧、寶劍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
迥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强、林臺受降
虜、高闕翦名王、射熊入飛觀、挍獵下長楊、英名
欺衞霍、智策蔑平良、鳥夷時失禮、卉服犯邊疆、
徵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集軍隨日暈、挑戰逐
星芒、陣多龍勢、營開虎翼張、衝冠入死地、攘
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旆揚、轉鬭平華

地、追奔掃鬼方、本持身許國、況復武功彰、會今
千載後、流譽滿旂常、

旦發青林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耿
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
酒莫相忘、

遊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
夏雪、

本傳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

大夫以麄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叅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叅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
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

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

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屛除、以牀

攀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南齊孔詹事集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